

◎傅思瑜（禱告組、高雄七賢路禮拜堂幹事）

人有限，而主是無限

在福音營，我重新省視自己在教會的服事。營隊中最讓我感慨的，是人的愛很有限。很多「與眾不同」的特殊兒，他們小時候，我們覺得可愛，有耐心面對；當孩子長大，身形、構造產生變化，再也不是小朋友，而本質卻依然是「小朋友」。父母會老，總有一天無法陪伴；少了親人的相扶，他們該怎麼辦？內心真渴望他們可以認識上帝，知道自己受造奇妙可畏；可以向阿爸父禱告呼求，知道唯有耶穌永不離棄。

陪孩子的過程中，我常因他們的拒絕，反思自己身上是否有基督的樣式？是否他們感覺，我只是另一個不斷限制、否定他們的「大人」？營會中有一百多位大專輔導，讓我相當感動：他們年輕又願意學習的心；他們陪伴的孩子，可能跟他們差不了幾歲，但這群輔導卻需擔負「父母」的責任，何等不易、何等可貴。他們也許歷練不夠，但願意嘗試，從他們身上，我看見了基督。

十分有幸，我與程中、天愛兩位優秀的輔導配搭，一起陪伴小宏、小榮一家兩位國中生。我不大明白小宏的世界，他被診斷出重度自閉，當他無聊時，會用指甲等尖銳物自殘手背，或強力晃動身體。我們得想辦法讓他做點事，轉移他的注意力。我覺得自己的點子太少，很佩服汪媽媽在輔導訓練時段分享，將時事與福音聯結應用，這些刺激著我的腦細胞，so powerful！

我們給小宏畫畫，原以為他會描繪具體的形態，結果他只有平塗，甚麼話也沒說。他乖巧、但耐心有限；此外，他似乎喜歡聽我們唱歌。與他相處很像三溫暖，第一天黏著我牽手，第二天完全拒

絕我，甚至逃離。當下開始思考：是不是我做了甚麼事情，威脅到他？或是因為限制他晃動身體時，態度太過強硬？又或是……？他完全不溝通，我好渴望，上帝讓我有敏銳的心靈，去感受他的需要。我要怎麼做，才能讓他不再傷害自己呢？

相對於小宏，小榮活潑又健談，他正值青春期，非常需要引導與陪伴。資料上說他輕度智障與過動，但在我眼中，他是健全的孩子，很需要被關心的手足。他有很多「為什麼」，卻常常被拒絕。家人不常陪伴身邊，在校時也常被揍、被嘲笑；所以他只好躲入電視機卡通中，進入自己是救世主的幻想國度。

我問自己，「我有足夠的愛心和耐心繼續陪伴他嗎？」我發現答案非常不確定，他彷彿讓我看到自己在生活中、工作上服務的人群，我的愛心和耐心原來好小，那……我可以怎麼做呢？感謝主，因著小榮，我明白自己的軟弱，求聖靈親自在我心中動工，幫助我在主量給我的事上，勇敢不膽怯、付上代價的去做。

因著教會的服事，我提早了離開營隊，隔天就傳來消息，輔導告訴我：小宏、小榮都決志了。他們願意信靠主耶穌，固執的小榮也願意喝水了。真的很感動，我相信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，祂要翻轉這一家人。

營會中，也有機會幫忙照顧其他兒童，被小拳頭打過、踢過，被無禮叫罵。我看見自己有限，靈機應變方法甚少，口才也不好；但真的好想陪伴這些孩子多走一哩路。他們都是上帝所賜可愛的小天使，因為他們的直接、單純，激起人性的黑暗面。

拉拉雜雜寫著，耳邊響起蕙欣唱的營會會歌：「我並不孤單，我還有耶穌……，我沒有甚麼能奉獻給祂，我只有這個人給祂」。主啊！我也只有我這個人能給祢，謝謝祢造了我，我願意用心感受祢，並散播從祢而來的祝福，我覺得自己很幸福。

◎ 貝婉莉(總務組、專責書攤、東海大學社工系大一)

一次美麗的邂逅

我來自馬來西亞，第一次參加特殊兒親子福音營，本想為孩子做些什麼，但順服籌委會的安排，接下書攤管理，雖然有點不解，但反倒讓我有機會仔細觀察營會中的點滴。

因為陌生，我帶著戰兢的心情來到營會。近距離接觸特殊兒，發現他們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「特殊」。他們就是一般孩子，只是有較多的需求，需要更多關注。而他們的父母，也比我想像中來得堅強。

蕙欣是我在營會中最好的陪伴，也是很好的學習對象。從她身上，我發現特殊兒的需要與常人無異。他們的行為來自思想，思想來自動機，而動機產自需求。我在蕙欣身上看到她對朋友的需求，跟我們一樣，需要彼此陪伴、關懷。我也從她身上看到汪媽媽的影子，她的語氣和行為模式，恰恰和媽媽一樣。這表示特殊兒在觀察和模仿中，達成了社會化學習。到營會尾聲，我已經把蕙欣當成朋友，而不是特殊兒。

特殊兒的心很純潔，沒有偽裝、真實不虛假。從他們單純的臉龐和純淨的眼神，發現他們如此真實、坦然。即使他們口中說了一些不順耳的話，你能從眼神中看到他們的無辜，然後便悠然明白，他們是無意的。短短的一個禮拜，我發現了特殊兒這些極其微妙的行為表現。如果我們留心觀察，應該可以發掘更多專屬他們、特別而有趣的一面。

來到營會，我完全敞開、欣然接受種種自然發生的事。一向認為自己無法處理他人的大小便，竟然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必須面對，只好硬著頭皮幫助孩子解決便便的問題。奇妙的是，我處理得很好。對很多人來說，這只是一件小事，但這樣的經歷，開啓了我更多的可能性。

生命的力量到底有多大，無法預測；人無法掌握自己的極限。常聽說，只有掌握自己的人，才能把握幸福。但是，多少父母有十足的信心，掌握好極脆弱的特殊兒？在營會裏，我看到很多憂傷、痛苦、歇斯底里的父母。他們對自己的孩子無助；對姻和家庭無力；生命對他們而言，沉重無比。但是，當破碎的生命被愛充滿，得著醫治、得著釋放，他們的生命不再一樣。他們的心雖然憂傷，卻是美麗；似乎憂愁，卻能體會最簡單的快樂和幸福。人生最甜蜜的歡樂，常是憂傷結出的果子。這些家長因為經歷苦難和磨練，釋放出芬芳的香氣。「北風阿，興起。南風阿，吹來。吹在我的園內，使其中的香氣發出來。」（歌四 16）芬芳的香氣潛藏在樹裏面；照樣，人理智上參不透的苦難，帶出隱藏在生命裏面的豐富。痛，以及快樂，使他們懂得在脆弱中顯出剛強。

人需要掌握、了解自己，細微地體察內在，進而發現一己的各種可能性。這樣的發現，會隨著時間、空間，不斷改變、成長。如何持續看清自己的光景？唯有聖靈幫助。太六 23 說，「眼睛就是身上的燈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。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，你裏頭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」特殊兒的眼睛明亮，他們像一面鏡子，讓我們看見自己的殘缺。我們看似「正常」，卻心靈殘缺；特殊兒的身體雖有損壞，心靈卻是一塊淨土。

營會的接觸短暫，但留給特殊家庭的是永恆的愛與盼望。祈求上帝格外恩待這些家庭，讓孩子們快樂、健康的成長，同時讓家長信心充足，持續去發現生命中的美麗，陪伴孩子經歷生命的起落。

如今長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愛，其中最大的是愛。神的愛不分種族、不分疆界、不分類別。希望這次美麗的邂逅，在孩子、家長、輔導，以及在同工心裏帶來的影響，變成一股動能，持續發酵。

◎謝曉悅（室內團康組、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大三）

幾個月前，我在公車上遇到一群特殊兒，看起來像是老師帶他們出遊。司機對他們友善的語氣讓我十分感動，短短幾秒，我的眼淚快奪眶而出。我不知道這是哪來的感動，很期待這次的營會。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特殊兒童營，原來已經是第十屆了！我很榮幸能夠參與當中。

第一次參加營會，就擔任室內團康組副組長，感謝上帝賜予平安。在預備教案、準備道具，直到營會中進行的過程，心裡有時會害怕擔心活動進行得不順利，但神聽禱告，祂賜下平安喜樂在我裡面，使我在營會中單單依靠祂來完成任務。神也保守我們這一組合一地服事，使活動順利進行，尤其在「天堂門」進行時，我看著每個孩子凝視舞台的眼神，聽著廣州來的君君姐帶領小孩進到天堂的景況，心裡充滿感動。在天堂裡，再也沒有悲傷，沒有眼淚，小孩得到永遠的自由與愛。

我陪的孩子吟吟，是個含蓄的國中女孩。吟吟平時住校，個性獨立；她重度視障，又中度智障。記得營會第二天早餐時間，我問媽媽：「吟吟的視力狀況大概是怎樣？」目的是讓自己知道怎麼幫助她投入不同的活動中。媽媽說：她的視野所看到的就像破碎的玻璃，遠一點的景象則看不到。

那一整天，我不停的想像，如果我的視力像吟吟這樣，我不是會感恩、用心地看神所創造的一切？我從小的視力很好，一直覺得戴眼鏡看起來很酷，所以想盡辦法讓自己近視，包括躺著看書、近距離看電視。現在才知道自己多無知，沒有珍惜上帝賜給我的視力。

吟吟怕吵，營會第二天早上，大夥兒唱詩歌時，我帶她到遊戲室，讓昨晚沒睡好的她休息一下。我把她的頭靠在我大腿上，哄她睡覺。我哼着：「神的眼中你是寶貝，在世上你就是唯一……」，每次我哼到這裡，吟吟的笑容特別甜。我真心相信神已經在她心中動工，她必能體會天父給她的愛與恩典。

輔訓期間，大家特別在禱告會中為馬來西亞的特教宣教禱告。我心裡深受感動，我從馬來西亞來，明白我的國家多麼缺乏特教人才，及願意委身的年輕人。很多時候我覺得台灣的基督徒大學生是幸福，這裡寒、暑假有很多營會，例如：鄉福、大專靈修班等性質不同的營會可以接受操練。馬來西亞在這一方面很缺乏。營會中，我跟采綾姐分享鄉福的服事，她問了我這麼一句話：「妳為什麼不去玩，反而參加這麼多營隊？」當時我沒有太多的想法，但現在我腦中浮現這一句經文：「只是在你們中間不是這樣，你們中間誰願為大，就必做你們的用人；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，就必做眾人的僕

人。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並且要捨命做多人的贖價。」

若神呼召我，未來我願意繼續服事這群需要盼望的孩子與家庭。我在營會中收穫滿滿，也深深體會到生命中最重要價值：你是天父爸爸的孩子。永遠都是。

◎ 周思憫（故事組、台北市立大學特教系大一）

對特殊孩子，我必須拋開世界一致認同的價值觀：效率。

做任何事都要有效率，讀書不多沒關係，但要讀得精；同樣的時間，誰能完成較多的任務，就被視為優秀；誰做事沒有效率，就等著被淘汰。難怪，有一群上帝的寶貝，就這麼被世人淘汰了。他們可能無法完成指令；可能需要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教導；可能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固著性。他們，完全與「效率」背道而馳。

可是，耶穌愛他們，愛到為他們而死，（當然，也為我們而死）。我不解，耶穌為什麼這麼愛人，他為什麼能夠愛那些不可愛的人？慢慢的，我知道了，因為主耶穌是愛的源頭，他就是愛。這一次，我學習將上帝看為寶貝的，真的視為寶貝！

我照料的孩子，名叫大峰，22歲，是患有自閉症與智能障礙的大男生。他總能留意最細微的事情，不斷地用「嗯……嗯……」告訴我該關燈、丟紙屑。每當大峰看見地上有紙屑時，他都會撿起來拿去垃圾桶，丟掉之前，會把紙屑撕碎，撕得非常非常碎。

大峰喝水，總要喝得一滴不剩；有時候還會拿衛生紙把水杯擦乾才罷休。而這種狀況，在他去小便時也一樣，他一定要排尿排到一滴不剩，才願意走出廁所。

這些都還能忍耐，最困難的是，每次大峰吃完飯，總是最後一個走出餐廳。他對服務生整理餐桌的畫面異常好奇，每一次都要等服務生整理完全部餐桌，才離開餐廳。無論我與媽媽怎麼勸、怎麼引誘，就是無法提前帶離。

我常常陪大峰坐在餐廳半個多小時，就為了看服務生收盤子。大峰也很聽話，他從來不亂跑，就是靜靜地坐在那兒觀看。一天有三餐，經過了一天、兩天、三天……，我簡直快發瘋了，明明每次飯後都可以休息，我卻要陪大峰在餐廳裡發呆。為什麼他每一餐都要看，不會膩嗎？

我反問自己：為什麼無法愛他？

我的愛心真的不足，我的耐心比自己以為的少得太多太多了。我不曉得大峰的媽媽怎麼陪伴他走過二十二個年頭？這個世界上，有多少特殊兒家庭，面臨巨大的無奈與悲傷呢？沒有耶穌的愛，我無法愛特殊兒。人的愛有限、人的愛有條件，而且會改變，我只能求主賜給我愛，不斷地求。

今年營會，我擔任故事組組長。故事組的目標是藉著說故事，帶出故事背後的福音意義。起初我不明白，有些孩子連話都聽不懂，怎麼聽得懂故事？可是上帝是全能的，我們禱告求神對特殊兒說話。

萬萬沒有想到，故事組不只成為特殊兒的祝福，也提升了我的身量。擔任組長的過程中，我學習服事夥伴，在幕後幫助他們預備故事、準備器材、麥克風……，由衷的希望他們說出恩膏滿溢的故事。

每個晚上，我們聚在小教室，逐一說著不同的故事，互相給予意見與回饋，然後再一起禱告。這樣美好的同工關係，超乎我所求所想。當組員說故事的時候，我感受到他們口中的言語滿有能力，聖靈充滿整個會場，除了感動，還是感動。

在這幾天，我學習謙卑，體會「神聖的低效率」。保羅曾說：「為基督的身體，就是為教會，要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。」其實基督的患難早就完備了，並沒有缺欠。他為我們死了，第三天從死裡復活，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，使我們得著永生。

如果沒有這個營會，有多少家庭至今仍在獨自與痛苦作戰？有多少家庭尚未嘗過主恩的滋味？耶穌呼召我們，傳福音給這群未聽聞福音的人，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。

感謝主，感謝那從起初直到末後都掌權的主。

◎陳翔（戲劇組、亞洲大學心理系大二）

雖然很早就知道有這營隊，但覺得自己尚未具備相關的知識技巧，所以至今才報名參加。報名後，我就開始禱告，求神為我預備適合特殊兒，也求神賜我敏銳的靈，能夠與孩子建立良好關係。

營會之前幾週，我參加完學校的營隊，身體疲憊。每天都求神使我精神恢復。神真奇妙，藉由不斷陪伴祥祥走路，我的精神越來越好，如同金頂電池廣告中的兔子。營前訓練一開始，我就緊張起來，擔心一個人無法面對小孩；擔心沒能真正幫助孩子及他的家人。我呼求神幫助我。

營前訓練時，聽到采綾分享：「智能障礙兒是天使，很單純。」心中的石頭頓時消失了一半（祥祥是智能障礙孩子）。有一次我為祥祥穿鞋，一段經文浮出腦海：「作在一個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作在我身上了。」當時的心情難以言喻。

我每天都為祥祥禱告，希望他參與活動。第一天他不停的走路，後來願意唱詩歌、作讚美操，再後來可以坐下來看戲劇、動手做美勞。看著他一天一天進步，我心中十分高興，感謝神垂聽禱告。有一回輪到我演戲，由慧珍姐幫我照料祥祥，回來後，慧珍姐說：「祥祥剛剛不斷回頭找你；你對他的付出，他都體會到了。」

最後一個晚上，寫卡片到半夜，我拿著手電筒往住處前進時，想到一節經文：「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，是我路上的光。」明年暑假就要實習，我仍然不知道自己想要選哪個機構。這節經文出現時，就像上帝對我說：「孩子，放心！我會指引你的路。」

我喜歡彭書睿說過的話：「當你有對的態度時，做事就容易了。」從心出發，便能打動每個特殊兒的心。他們有時面無表情，但我認為他們可以感受到我們對他們的付出。感謝神，在營前訓練及營會期間，透過各種方式對我說話。也感謝神，應允我的禱告。我們成了一臺戲，給世人和天使觀看。

◎許又新（總務組、淡江大學統計系大三）

我會來到這個營會，是因為聽了榮中禮拜堂同工在大專靈修班的分享，那時一聽瞬間就流下淚。我自己是特殊兒，只是沒怎麼跟人講，不說的話也不太可能會有人知道。有時候我真羨慕那些

特殊兒，因為至少他們有人幫忙，而我什麼都得不到，一直被當常人看待。到唸高中時，才發現自己有亞斯伯格症，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很不公平，因為我明明就不是一般人，長期以來卻被一般的標準要求著。

我在靈修班時，拿了上一屆《營會心得》來看，隨便一翻就翻到某位輔導的心得，他跟我一樣是亞斯伯格症。我想這應該是上帝要告訴我，這個病並不會阻礙我來到這裡。不過我還是害怕，私下問汪媽媽，我能不能參加，汪媽媽沒有直接回答，說可以或不可以；她只有說如果我參加的話，會比一般人挑戰更大。我聽了之後，反而更想參加，因為我的個性剛好很愛面對挑戰。要是汪媽媽沒這麼講，也許我不會來參加。

這次我負責照料的小孩屬於鑑定中的類型，就是醫生還無法判斷他是何種障礙。我很想照顧同樣有亞斯伯格症的小孩，覺得自己應該最了解這種人在想什麼，所以剛看到名單時，有點失望。事後我很高興營會分配給我的是這五歲小孩，他很可愛且活潑，同組的人都很喜歡這孩子。從資料上知道他語言遲緩，見到他時，完全不覺得他有什麼語言障礙，反而感覺他比我小時候還會講話。孩子的父母都是基督徒，我本來想，要是媽媽有悲觀的傾向的話，我就講自己的經歷和偉人故事來鼓勵她。結果根本不需要，因為她一點也不悲觀；反而是我受到這孩子的鼓勵。我當初決定報名營會，真是明智。我一直以為我是幫助者，沒想到至終是我受助。

我覺得這個社會過於強調身心障礙者的缺陷，導致他們一直處在悲觀、負面的氛圍下；連家長都負面看待自己的小孩，他們當然永遠都得靠人幫助。很少有人看他們的優勢；以我自己為例，有時候亞斯柏格症反而是帶給我助力，因為這種病讓我的思考模式不同於常人。有時課堂上老師丟出難題，要大家回答，常常只有我想出答案。換個方向思考，難題就一點也不難了，可是一般人不容易這樣想問題，對我來說卻很平常。其實很多天才，小時候被判斷

是發展遲緩，或有障礙，為什麼他們能成為天才？那得感謝他們的父母，家長以樂觀的態度看待、教導孩子，引出他們隱藏的能力。我想這是為什麼大部份我們叫得出的名字的天才都是外國人，這樣的小孩如果生在台灣，常常被認為是詛咒。觀念正不正確真是重要，因為可能導致千差萬別的結果。

自閉症覺醒 - 瑾心

玉瓶必先打破，香膏才能流出；
葡萄必先壓碎，才能釀成醇酒。
未經破碎、逃避擊傷，
怎能看見耶穌為拉撒路與人同哭的淚眼呢？
怎能明白司提反承受控告殉道所仰望的榮耀呢？
我們深處的己如何被顯露？
背起十字架跟隨主！